

# 厝边年味

## 灯俗深处是吾根

□郭烨佳



(CFP图)

到泉州,最好是在正月里。不是为了躲避北地的春寒,而是为了追赶一场光影交织的浪漫。尤其是元宵时节,这里便会化身成为“灯”的世界。泉州之灯,从古朴的庙宇檐角垂下,在蜿蜒的村巷里流动,共同将初春的暮色烘托得暖意融融。

“闽台两东石,共数一宫灯。”元宵佳节,晋江东石镇嘉应庙早已是灯火的海。大殿内外,挂满了样式精美的宫灯。这里一年一度的“数宫灯”活动,是跨越海峡的独特习俗。明代以前,便有晋江东石人前往台湾谋生。每年灯俗活动期间,上一年新婚的东石人家,要将新娘陪嫁的一对宫灯悬挂到嘉应庙

中。更令人动容的是,与晋江东石隔海相望的台湾,在那同名同源的“东石”乡亲聚落,当地的新婚子弟也会在台湾嘉应庙挂上宫灯。

在闽南语的方言语境中,“灯”与“丁”的发音相近,故泉州的“灯”也象征着人口。午夜时分,众新人齐聚嘉应庙,一盏大红绣球灯挂在正中,主事者通报当年两地的宫灯数。这互报的,已不是简单的数字,而是家族添丁进口的喜讯,是血脉枝繁叶茂的实证。

“千盏灯,万盏灯,一半在台湾,一半在唐山。”一位乡亲低声哼起古老的闽南语童谣,满是穿越时空的乡愁。他说,祖辈们乘着船只,迎着风浪,从东石抵达台湾谋生。去的人多了,便把故乡的村名、信仰和这“数宫灯”的习俗都带到了过去。

在充满乡音的曲调中,我再次望向红艳的灯火。离东石嘉应庙七公里处,另一村落正在举行“舞香龙”的民俗活动。

待我马不停蹄赶到时,但闻越来越多的锣鼓点子,从巷子深处闷闷地传来,如同大地的心跳。家家户户的门前,那些早已准备好的灯,也次第亮了起来,有寻常的圆形红灯笼,也有华丽的针刺灯垂着流苏,在晚风里微微地晃,将光影洒在行人肩上,明明灭灭。

最引人瞩目的,是空地上聚集起来的那一条“龙”。清末陈德商《温陵岁时记》中记载:“弄龙,燃蜡炬,十数人执而舞之,曲伸盘旋,鳞甲毕动。”眼前这条香龙,以一条二十米长的麻绳为骨,金稻草草层层覆作龙身。每隔两米便横缚木棍为节作把,共十一节。香龙以三叉枝为角、手电筒为目、弯枝为尾,它静伏着,只待人力将它唤醒。

香龙起初是被抬着慢慢地游走,沿着村落的主街,灯光连成一道流动的火河。执灯的人们步伐整齐,身体随着节奏起伏,手稳稳稳地托举着那沉甸甸的光

源。灯光和烟火照亮了他们肃穆而隐晦透着自豪的脸,也照亮了沿途每一张仰望的、欣喜的面容。老人们倚在门边,孩童们则追逐着灯影。灯阵的每一处转弯,每一次驻足,都在确认:这是我们的街,我们的村,我们的根之所在。

灯阵又一次回到起始的空地,那灯光之龙不再仅是行走,而是开始舞蹈。有一位华侨,特意带着儿女守候在舞香龙现场,他对孩子们说,要来看看家乡的“根”。从远方归来的人们,与留守村落的同乡相视而笑、共同欢呼,参与其中,那份归属感,便不再是虚无的概念,而成了一种热乎乎的体验。

静悬的宫灯、游动的灯龙,一静一动,一文一武,共同勾勒出灯俗的灵魂。当我结束考察之旅,回望闽南的夜色,思绪仿佛被一根光的丝线牵引,向南、向东,轻轻巧巧地就跨越了那道地理的阻隔。

“一盏灯,两处明。”那是灯火连绵象征的家族生生不息,也是我们为何出发,又因何团聚的乡土之“根”。



月圆是画,月缺是诗。元宵,是停在画与诗之间,温柔的一瞬。



## 风摇乌桕

□蔡瑛

上班路上,被一株株间或点缀的红所吸引,碍于赶路匆忙,只能将这份美好暂时封存在记忆里。返程时终于得空停车,走向这一树热烈绽放的红。那红极有感染力,撞入眼底便挪不开目光。凑近细看,每一片溢满艳色的叶子上,都错落着深浅不一的斑驳:是红意浸染时,尚未褪尽的绿意被慢慢浸润形成的晕痕;是寒风凛冽考验后,沉淀下来的不规则焦黄;是被不知名虫儿啃噬后,无意间勾勒出的引人浮想联翩的艺术纹络……

几簇果子缀在枝丫间,像蓬松的棉絮,又似迷你版的山竹果肉,在红色叶子的映衬下,精神抖擞地闪着微光。这动人的树,便是乌桕,坚忍不拔的乌桕!原来“自然总带着心灵的色彩”,这独一份的视觉美好,是远观无法触及的。此刻,生活一地鸡毛的焦虑,被这一树的蓬勃治愈。“一个人能观察落叶、鲜花,从细微处欣赏一切,生活就不能把他怎么样。”想来毛姆所言极是。

远观有朦胧的意境,近察有人微的美好,大自然的每一种美,都藏着不同的欣赏方式。正如世间之人,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快乐打开方式。周敦颐赏莲,“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”,品的是莲的清雅风骨;柳宗元寻幽,被“如鸣佩环”的流水声牵引,醉的是山水清欢;刘禹锡则有“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”的通透;陶渊明不被理解的怅惘,在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松弛中悄然释怀;李白深陷孤独时,与敬亭山相伴,相看两不厌;王维踏遍山水,于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洒脱里,在自然的沉浸中思悟人生。

在喧嚣的红尘里,生活本就没有唯一的答案,亦非人人都能做到“出淤泥而不染”。学会寻找适合自己的快乐打开方式,学着哄自己开心、与自己和解,这何尝不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技能?就像这乌桕,你见与不见,它都以最灿烂的姿态,自洽地摇曳在风中。

## “刳狮”阵

□伍海东

元宵佳节,各种民俗活动争奇斗艳。我最喜欢看的节目就是“刳狮”了,那是多么惊心动魄,荡气回肠啊。

一阵热烈的鞭炮声响起,“刳狮”阵开始表演。

一头勇猛狮子一会儿撒腿奔跑,一会儿跳跃扑食,一会儿下蹲示威,活灵活现。

狮子头铁青铁青的,两只铜铃般的大眼睛充满英气,硕大的狮鼻下,张开的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。远远望去,整个狮头威武而又凶猛,可是仔细看,狮头就像是一个圆形的铁箍。

可不要小看那个大铁箍,外面往往要缠着鞣制过的牛皮,先用各色颜料画好凶猛的狮子脸,再涂上桐油晾干,这样反复多次涂抹制成,异常坚固,说刀枪不入也不夸张。其实这也相当于一块盾牌,过去“刳狮”“拼阵”时,是要真刀真枪相见的。

狮皮是用染成棕色的麻布做的,边缘缀上一排绒毛作为狮毛,后面一簇蓬松的丝麻当成狮尾,重在神似而不在形似。

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威喝声伴着密集的锣鼓声响起。两队起起武夫手持各种武器从两旁跑步上场,他们一律窄袖扎脚,腰束绸带,手里有大刀、长枪、藤牌、双鞭、双剑、短锤、长棍等兵器,甚至还有扁担、雨伞、锄头、长凳等日常用具。他们围绕狮子跑圈,一会儿来回交叉,让人眼花缭乱;一会儿长蛇缠绕,令人胆战心惊……他们边跑,边舞边兵器,边“嗨、嗨”大声吆喝,声势浩大。

狮子虽然被团团围住,但毫不畏惧,一会儿左右观望,昂首长啸;一会儿磨牙砺爪,跃跃欲试。

锣鼓声渐渐停息。武士们散开,沿着场子成圆圈站立。

“咚,咚咚……”几下强劲有力的鼓声响起,铿锵的铜锣声紧随其后。

一人赤手空拳跳入场中,与狮子对战。他稳扎稳打,虎虎生威。狮子摇头晃脑扑将过来。人与狮子厮打起来。他左右上拳,拳拳直指狮子脑门。狮子敏捷非常,躲闪而过,伺机反扑……

三五回合之后,一人手持长棍冲入。那赤手空拳者趁机退下。

那人长棍使得如同一团旋风。木棍不时打在地上“砰砰”作响……

接着刀、枪、剑、戟、藤牌、锄头、雨伞、板凳……轮番上场。众人武艺高强,各显本领,对着狮子大打出手。有单人对打,有两三人合击。

狮子精神抖擞,凶猛无比,在刀光剑影中左避右闪,腾起扑剪,挪移翻滚,后踢撕咬……场面惊心动魄,扣人心弦。再加上锣鼓声、吼叫声、叫好声……震天动地,气氛热烈。

原本“刳狮”阵是分等级的。根据武艺高低,狮头被染成“青狮”“青狮”,最厉害的是“青狮”。这不,泉州有句俗语“青狮白眉毛,要打任汝来”,也就是说不管哪队“刳狮”阵来挑战都要接受。到时候狮对狮,人对人,一决胜负。一旦败下阵,就要当场去除白眉,今后无颜在江湖上出现。因此很少有青狮加上白眉毛的。山外有山,人外有人。谁敢说自已最强?还



(CFP图)

有,谁也不想成为众矢之的。更重要的是,谦逊有礼是一种美德。

泉州“刳狮”据说始于清朝初期。泉州是郑成功抗清起事之地,朝廷怕沿海之民反清复明,禁止民间聚众练武。一位叫了凡的泉州南少林僧人为保存南少林五祖拳,设计了“刳狮”阵,用来岁时节日展示,实则保存了泉州民间练武的传统。

泉州“刳狮”阵体现了泉州人团结协作、爱拼敢赢、一往无前的精神,与之相匹配的是简约、粗犷、彪悍的外在形式,这,便是独一份的民俗风骨。

## 攻炮城

□赖瑞禹

“火树银花合,明月逐人来”,闹元宵氛围热烈,我们一家老小赶去攻打炮城。旷地上灯火璀璨,早已人头攒动,都仰着脖子往那“炮城”看。这是一座显眼的“空中花城”,悬在两根大竹竿之间,离地有两三层楼高。走近了才瞧清,是个竹篾扎的圆架,外头糊着红红绿绿的彩纸,远远望去,像个硕大的花炮。架子周遭,星星点点缀着些小鞭炮,据说那些名目都有讲究,什么“裘马轻肥”“一马当先”“马到成功”,听着便觉喜庆。最要紧的是正中那挂长鞭炮,盘成一团,像匹飞奔的红鬃马,这便是炮芯子了。

围观的人多,攻城的中青年汉子也不少。一声令下,炮手们站在指定的投掷线后凝神屏气,点燃鞭炮,对准炮城奋力抛掷。先上场的是一位胖墩墩的年轻人,他左手攥着根点燃的蔑香,右手捏着串鞭炮,眯着眼瞄了半晌,猛地往上一抛,

那小红点在暮色里划了道弧线,距炮城还老远便落下来,在地上炸开一朵火花。人群“嘻”了一声,倒也不是惋惜,上手便成,那就太没劲了。连着几人都没够着边。有个壮汉力气大,鞭炮扔得高,直直往炮城飞去,偏偏差了半尺,擦着竹竿掠过。人群里爆出一阵哄笑,攻城者自己也笑,搓搓手,退到一旁去了。

我掏出手机上网查,才晓得这炮城是有来历的。据说是当年郑成功在闽南操练水师,部将洪旭想出这法子,让兵士们练臂力,练准头。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,这游戏也传遍了海峡两岸,于是闽台两地过年有了这活动。这时,旁边一老伯见我好奇,便悠悠地说:“早年间那炮城做得讲究,分三层架子,外头糊的彩纸上还有暗扣,鞭炮一炸,扯动机关,更是热闹。”

我们窃语着,人群骚动起来。一个瘦高的汉子穿了件旧棉袄,戴着头盔和护目镜,看样子是老手。他抬眼打量着炮城,双手搓了搓,接过香头。他并不急着扔,先掏起一卷鞭炮在手里掂了掂,又仰头端详了炮城的位置,像是在丈量距离。忽然,他后退两步,猛地向前线一蹿,借着那股冲劲,胳膊抡圆了往上一甩,那小红点直直飞上去,不偏不倚,正好落在炮城边缘,触着了那挂“奔马”长鞭。“噼里啪啦”刹那间,炮城炸开了。红的、金的、银的,一圈火星子四下迸溅,像天女散花,从半空纷纷扬扬飘落。那汉子站在原地,望着炮城烧剩下的骨架,嘴角浮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。待硝烟散尽,有人递来一个红包,那是攻破炮城的彩头,里头装着一叠红彤彤的钞票。他接过来,憨憨地笑了笑,往人群里挤,大约是找自家

媳妇孩子去了。

散场时,月亮已升得老高,风里还飘着淡淡的火药味,像是年节最后的余味。我想起那老伯的话:这攻炮城啊,说是练武艺,其实练的是心性。胆小的不敢上,性急的瞄不准,手抖的不用,非得稳、准、狠,还得有那么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。我想,这游戏能传数百年,图的或许不只是那优渥的彩头,更是大伙儿挤在一起的欢呼,是仰着脖子替那些扔鞭炮的人捏一把汗,又为他们喝一声好彩头的那份心意。

“筹彩遥分地,繁光远缀天”,我听说,泉州不少地方创设的“炮城”出了新花样,以肥猪或山羊作筹码,还把攻炮城做成线上互动,手机上也能玩。我倒觉得,手机里的炮城,怕是炸不出这元宵夜满天星光,也炸不出这一场热热闹闹的人间烟火气。

## 上元丸

□李杰成



(CFP图)

我们家的老宅,藏在镇区的一条支巷里,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油亮。每逢元宵,阿嬷是从清晨便开始忙碌的,她那只专用来磨糯米的小石磨,“咕咕咕”地响上一整天,那声音沉稳而富有节奏,像一首古老的歌谣。乳白的米浆从石磨的沟槽里缓缓流出,汇入底下接着的白布袋里。我总爱蹲在旁边看,看阿嬷那双布满青筋却异常灵巧的手,如何将一勺勺泡得发胀的米,变成流动的琼浆。空气里弥漫着生米浆清甜、略带生涩的气味,那便是元宵节的味道开端。

“阿嬷,为什么要自己做汤圆呢?街上不是有卖吗?”我仰着头问。阿嬷的手

不停,脸上是笑意,眼角的皱纹像两把展开的扇子。她用那口软糯的闽南语慢慢地说:“街上的,大多是机器制作的。自己手作的,有手心的温度,有诚心在里面,更有味道。”

从布袋里滤出,再被揉搓成团的米粉团子,在阿嬷手中仿佛有了生命。她捏一小块粉团子,包入捣碎的花生、芝麻和砂糖,掌心轻轻一转,便是一粒浑圆洁白的丸子。煮好的上元丸盛在青花瓷碗里,软软地浮在清汤中,氤氲的热气袅袅升腾,格外诱人。那一刻,老宅是肃穆的、安宁的,有一种与门外世界的喧嚣截然不同的、内向的喜悦。

天色向晚,锣鼓声愈发密集起来,像是积攒了一整天的力气,此刻终于要喷薄而出。阿嬷洗净了手,在围裙上擦了擦,对我说:“走吧,‘迎灯’的队伍该出来了。”镇上的元宵,精髓全在一

个“闹”字。这“闹”,便始于这“迎灯”。我们穿过窄窄的巷弄,走向镇中心。沿途的人家,门楣上都挂起了自家制作的灯笼。灯光透过薄薄的纸或绢,晕染出一圈圈温暖的光环,将青石板路映照得如梦似幻。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,孩子们最为兴奋,手里提着小小的鲤鱼灯,在人群的缝隙里钻来钻去,那灯里的烛火跳跃着,像是他们按捺不住的快乐。

忽然,人声鼎沸,锣鼓钹铎之声大作,仿佛一条声与光的河流,从镇子的那头奔涌而来。打头阵的是威武的“灯牌”,上面写着“风调雨顺”“国泰民安”的吉祥话,由精壮的汉子们扛着。后面跟着的是舞龙队,那条布制的长龙,在舞者手中上下翻飞,时而腾跃,时而盘旋,龙身上的鳞片在灯火下闪闪发光。龙珠引路,龙首追逐,带动着整个队伍向前,也带动着

围观人群的情绪一阵高过一阵。

阿嬷紧紧攥着我的手,怕我被拥挤的人流冲散。街道两旁古老的建筑中,有李光地故居。

不知过了多久,迎灯队伍退去了,人潮渐渐散去。我和阿嬷顺着来路往回走,喧嚣过后,小巷显得格外宁静,只有我们踩在石板上的脚步声,嗒,嗒,嗒。

回到老宅,我凝望灶台上的上元丸,阿嬷手心的温度,揉进了米团,也揉进了对家庭圆满的祈愿,对乡土的依恋。

所谓乡愁,或许就是由这些具体而微的感官记忆编织而成的一张网,无论我们走得多远,都会被它轻轻兜住,在某个夜晚,被拉回那片熟悉的光与影之中。

家乡的元宵,那“闹”中的静,“动”中的定,以及阿嬷手中那枚小小的、凝聚了诚心的上元丸,早已告诉我:故乡,从来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,而是一种味觉的、声音的、温度的存在。它由食物承载,被仪式唤醒,最终沉淀为我们心中永恒的、圆圆满满的月光。



## 马的冷知识

●马可以站着睡觉。马能够锁定膝关节和跗关节,使站立时无需持续依靠肌肉发力。此时马的肌腱会勾住骨骼顶端,腿部肌肉得以放松,从而进入浅度睡眠状态。当马群在一起时,大部分马会卧下休息,同时会有一两匹马站立“放哨”。

●鼻纹是马的“身份证”。马的鼻纹和人的指纹一样,每一匹都独一无二,因此可以作为马的“身份证”。

●给马掌钉蹄铁,是钉在角质层上的,马不会感到疼痛。

●马是眼睛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。马的眼睛直径可达5厘米,几乎是人类眼睛的9倍,拥有约350°的超宽视野。

●大部分马和人类一样喜欢甜、咸口味的食物。当有选择时,约70%的马会优先选择甜味饲料,比如胡萝卜这类带有天然甜味的食物,对马有很强的吸引力。马对咸味的喜好也比较明显,适量摄入盐分有助于维持身体机能。

●马的后蹄反击速度极快,对手往往来不及躲避。在自卫时,马可在约0.3秒内,从静止状态完成蓄力并踢出有力的后蹄。